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七年壬戌春正月壬戌楊超曾丁憂謁史貽直爲吏部尚書任蘭枝爲兵部尚書以趙國麟爲禮部尚書由兵部左侍郎遷○甲子諭

向來旗員子弟隨任在外年至十八歲者例應在京若有欲留任所協辦家務者准督撫代爲題請聽候部議其新授外任之皇子弟在京長養年過十八歲以上者非奉特旨不得隨任此舊例朕恩旗員子弟不許隨任所者一則恐任地方滋事一則目以備該旗當差如外任旗員能嚴加約束爲督撫者又不時稽查則皆知守分循理可無慮其多事至該旗佐領若本有可以當差之人而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則本人既可省兩處用該

佐領閒散之人又得當差支領錢糧以資養贍洵爲兩便之道嗣後外任旗員子弟年至十八歲以上者在外仍令該督撫飭請在內著呈明該都統查奏俱准其隨任其不願隨任者聽之若隨任之後或出署交遊及干預地方之事著該督撫卽行查參從重議處○庚午莊親王允祿等奏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常朝樂章每月各以其律其呂爲宮 壇廟朝會爾等俱經議奏其大略俟朕細加審詳另降諭旨至 皇太后升座還宮樂章應用何律何呂之處爾等未經議及理合考古準今求其至是擬議奏聞候朕酌定伏惟十二律呂皆生於黃鐘故黃鐘爲聲氣之元但黃鐘專用於 郊以尊 上帝自不便擬用且律協於乾呂協於坤坤元允宜用呂爲大呂爲黃鐘之呂恭擬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又按禮記曰天子日也后月也西爲月之正位謹援禮

記之義恭擬 皇后樂以南呂爲宮又履親王允禩奏在館諸臣
所謂 皇太后樂以大呂爲宮臣患以爲大呂南呂並是陰呂有
所未便 皇上曾有凡慶賀大典 皇太后宮慶賀應用陽律之
旨敬惟 皇上萬壽聖節在八月如八月常朝自當用八月之呂
至於 萬壽慶賀大典似應仍用陽律查舊制一切大典俱以黃
鐘爲宮恭請仍循舊制 皇上冬至元旦 萬壽三大節並以黃
鐘爲宮 皇太后 皇后三大節亦仍循舊制並以黃鐘爲宮得
旨萬壽節履親王所議是餘著畫一定議具奏又奏乾隆六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冬至以黃鐘爲宮倍夷則爲羽之說甚
合至 社稷壇與 方澤同之處 方澤用蕤賓之呂爲林鐘尚
可朕意 社稷究不可同或亦同 文廟春秋分用夾鐘南呂之
處一併再議又 帝王廟春用夾鐘亦妥秋祭以九月或用無射

或仍用南呂之處再議查古制祀天曰郊祭地曰社社之文與郊對猶地之文與天對也凡經文舉地示后土者卽不別言祭社舉祭社者祭不別言祭地示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典瑞彞記月令郊特牲禮運中庸篇並可證據至漢匡衡始建議別爲北郊遂析社與方澤之祭爲二後世因之而社稷降爲中祀矣臣等前議謂社亦地也宜用林鐘卽蒙聖訓謂與祭地宜有分別伏思社稷典禮既不與方澤齊等樂章自應不同於地聖訓周詳尤宜遵改查社稷壇祭以春秋二仲月之上戊宜以夾鐘南呂爲宮至歷代帝王廟大清會典開載並以二月八月致祭然每年多有用三九月者谷春禮部太常寺欽天監乃據選擇通書稱係清明霜降前擇吉致祭蓋二八月祭典甚多次第舉行此則排至末後但未居清明霜降仍用夾鐘南呂似未便以時日在三九月而

節用姑洗無射也仍請照前議亦以夾鐘南呂爲宮得旨依議○
辛未諱考定樂章訂正律呂欲以垂之永久非止用之一時也爾
等因萬壽節樂章兩議請旨朕思黃鐘爲聲氣之元同於穆之運
帝王誕生昊天有成命萬壽節以黃鐘爲宮俾人君聞樂懶心思
保明於夙夜義甚深遠不必因朕誕辰在八月而以南呂爲宮已
降旨准履親王所議行朕又思朝會之樂旋相爲宮是以萬壽節
不妨仍用黃鐘若云朝廷大典必富用黃鐘則編鐘之內必有不
用之鐘反墮於曬鐘之謂矣且此鐘律非朝廷之上孰敢用之似
不必拘於黃鐘之說也爾等又議稱 皇太后樂應用大呂夫大
呂者卽黃鐘之呂也朕萬壽節用黃鐘律而 皇太后萬壽節用
黃鐘之呂似猶本安況以律呂相生次第言之一黃鐘二林鐘三
太簇四南呂今既遵古三統之說以其序爲尊卑用黃鐘尊 上

帝用林鐘尊 后土用太簇尊 宗廟而議 皇太后樂用大呂
大呂之序在南呂之後爾等既議皇后樂用南呂是皇后樂先於
皇太后也尤爲未協禮記帝日后月之義固不易之經 皇太
后母后也此古今之通稱似亦宜用南呂爲宮朕意如此爾等悉
心詳議畫一具奏○癸酉莊親王允祿等奏鑾旨傳集禮部和聲
署內務府掌儀司各樂工在城隍廟演丹陛樂其鼓節旣與樂章
不適合並與明代樂章亦不相符且兩處多寡不等實係相沿謬
謬亟宜改正臣等酌議嗣後應用七言四句排班趨進立定之節
候爲第一句完奏以節鼓下三句每一跪三叩頭起立之節候各
完一句奏以節鼓九叩禮畢恰完四句至 皇上於 皇太后前
行禮不便與臣下詞同應爲五言四句其節奏如前得旨所奏五
言四句近於詩句樂章仍以長短句爲是準其字數與相彷彿可

也餘依議○吳拜以母老請留京侍養補授內閣學士以兆惠爲
盛京刑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戊寅以那克素三十九部豫備準噶爾

使人進藏牲畜免今年錢糧○丙戌彗星見○戊子諭莊親王允
祿等前奏廟禮六樂以律之次第分神之尊卑顧律呂同用而清
濁之間有阿均者有不同均者見諸貢用鹹難施行等語朕偶閱
周禮其文曰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仲
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禮從其宜用制固不可強
同於今但六樂相配亦非無其義因思黃鐘子也大呂丑也子與
丑合故奏黃鐘則歌大呂太簇寅也應小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太
簇則歌應鍾推而至於無射夾鐘莫不皆然蓋月之斗建與日之
躔度相配合之位也唐賈公彥疏所云奏據出聲而言其實歌奏

通也此語則似有譌夫清濁同均者而不可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者而可會用之理蓋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爲一事惟奏以黃鐘爲宮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宮之樂配之奏以太簇爲宮者歌時則以應鐘爲宮之樂配之知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朕亦不固執此語以爲便是但與爾等奏詞稍有不同可再詳閱查奏○莊親王允祿等奏臣等識得 皇太后樂 皇后樂立宮應以何律何呂之處
皇上所降諭旨用禮記帝日月之義以南呂爲宮南呂位在第四既不至與 郊廟有並尊之嫌又與朝廷之樂旋相爲宮者先後次第兩無妨礙最爲妥協若隨皇帝樂一例立宮於義亦通但在宮在廷無所分別既不若以內外有別爲長且無以彰旋相爲宮惟 帝始可隆禮備物之義謹遵原降諭旨以南呂爲宮

得旨依議○己丑諭大學士等六部纂修則例次第進呈朕皆逐一詳覽其中或有更正或有刪除俱照新定之書遵行夫舊例有未協之處理應變通者自應酌量刪改但從前舊本各衙門仍當存貯以備稽查且數年之後或又有更易之例亦可將舊例參訂此亦愛禮存羊之意也可將此傳諭各部知之再如見今吏部進呈則例內擬刪官員考較律例一條云內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件律例款項繁多難槩責以通曉嗣後將官員通曉律例咨明註冊之例刪去止留吏攢通曉律例一條朕思律例有關政治即以司官而論若謂各部律例未能盡行通曉則可若於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辦理事件徒委之書吏之手有是理乎此條著仍舊例不應刪去○庚寅御史沈廷芳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爲逆閹王振立祠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誤闇亂道觀者髮指

乞敕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旨如所請行
○山西布政使吳龍應以湖北按察使任內驕事侵帑革職○是
月直隸總督高斌奏原任江南河庫道張師載吏才未見優裕而
端正清勤不愧張伯行之子見已服滿可否量才召用得旨知道
了有旨諭部

二月壬辰 上啟鑾謁 泰陵○實授劉於義直隸布政使○癸
巳吏部議准直隸總督高斌奏熱河一帶旗民雜處設有理事同
知與承德州分管地廣事政瞻顧展轉多至盜颺傷變甚或驅袒
旗人州偏民戶請裁知州改設滿缺理事通判移駐喀喇河屯地
方治西南同知移駐州署治東北以灤河爲界均歸熱河道轄從
之○甲午調嚴瑞龍爲山西布政使以安圖爲湖北布政使原署廣西巡撫
○乙未 上謁 泰陵回鑾○丁酉吏部議准僉都御史彭啟

豐奏近日學政與督撫相見不遵會典儀注幾同臘官甚至誦拜
門生督撫觀風取錄與州縣前列童生輒不論文之佳否暗記坐
號拔錄結歡以致孤寒屈抑士怨沸騰查學政與督撫儀注平行
奏得專達毋容貶損且文章一日短長尤宜屏私採錄請飭學臣
遵儀制勵丰裁不得自損名節並飭督撫不論學政是何出身但
當以公正廉明相飭不得以勢位相陞從之○戊戌 上辛南苑
行圍○甲辰諭國家於科目取士之外又有拔貢一途所以收未
盡之人材以廣備用之數也我朝教澤涵濡人文日盛又復屢開
恩科加添中額是以所取進士濟濟多人而舉人則日積日衆竟
有需次多年而不得一官者此亦事勢之必然無足怪者朕爲此
時屢於懷疑等疏通之策若又添取拔貢以分其缺數年一次舉
之則人愈多而缺愈少舉人銓選更遙遙無期矣朕思拔貢乃係

生員中之優者夫既爲文學華贍之青衿則應科舉時自能脫穎而出又不專藉選拔以爲呈身之路也查從前選拔或十數年一舉今則六年一舉爲期太近理應酌量變通嗣後著定爲十二年選拔一次永著爲例再者各省應試生員貢監由學臣錄送入場向例每舉人一名額取科舉三十名嗣後加至一百名亦不爲不多矣乃學臣等博寬大之名於科舉之外遺材大收一槩錄送且有督撫好行其德普收送考者以致文理荒疏之人皆得濫冒入場試卷太多不但試官於倉卒之中難於別擇而浮薄之士將以觀光爲遊戲而不復攻苦於寒窗於賓興大典甚有關繫嗣後學臣各宜留心慎重辦理毋得濫溢永著爲例○丙午免甘肅承辦軍需州縣雍正六年至十三年民欠○謙江南廬屬宿州淮徐等處上年遭值水災黎民乏食朕已屢降諭旨多方賑濟期蘇閩閩

之困近聞百姓翻口無資仍不免於流離艱苦蓋由該地方屢年
疊遭饑謹督撫等雖照例辦理但不能渝治督周登之粧席當此
春耕之時黎民苟失其所秋成何望焉用是深爲軫念著刑部侍
郎周學健馳驛前往會同總督那蘇圖巡撫陳大受張楷實心體
察和衷籌畫務使朝廷德意得以下逮無致一夫失所至於此等
地方屢被水患必有致此之由不可忽視卽如陂塘溝洫之類亦
當加意講求使除其害以收其益著周學健會同該督撫一併悉
心妥議具奏○丁未 上御經筵○戊申以鄧鍾岳爲禮部右侍
郎由通政使遷○己酉禮部尚書趙國麟以病乞休不允○戊午調陳
高翔爲江蘇按察使由山西調○是月以旱免甘肅武威等六縣積年
民欠

三月庚寅朔諭入春以來雖得微雪而雨澤未沛朕心甚爲憂慮

不知者視爲無聞已舉其知者以爲爲時尚早無煩屢念朕謂當此旱勢將成未成之際我君臣正當早作夜思力圖補救若旱已成災夫復何及近來九卿大臣朕實灼見其無作奸犯科之人亦未聞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謂公忠體國克盡大臣之職者則未可以易易數也不過早入衙署辦理稟案歸至家中閉戶不見一客以此爲安靜守分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國事何朕亦非因天時稍旱而以此責諸臣也凡朕所以責諸臣者皆朕早夜之所自責國家繼緒百年累治重熙至於今日可謂承平無事然於無事之日而竟謂無可事事則將來必有事隨之懷安卽是危機狃治卽爲亂本盈虛消息之理不可不慎朕實不能一刻去諸懷也至於外而督撫內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萬方億兆皆吾赤子其爲朕教養此赤子者朕非爾等是賴其將奚賴今爾等惟以循例辦

橐爲供職並無深謀遠慮爲國家根本之計安所謂大臣者歟如僅循例辦橐已也則一老吏能之且其律例規條之熟爾等尚有不知者豈朕之所望於諸臣耶從前公卿大臣因循成習 皇考世宗憲皇帝飭綱陳紀肫切訓誡惟時在廷震動恪恭罔敢懈逸朕承不緒嘉與士大夫養以和平之幅乃今而知執兩用中之難非過卽不及爾等不爭自濯磨殫心體國則風會所流其因循苟且之習不二三年將復如舊矣朕七年中宵旰孜孜於一切政事似無大過舉然卽有過舉朕亦不能自知爾等身爲大臣若有所見自當據實指陳試思朕七年中誰爲以言得罪者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爾九卿中能責難於君者何人陳善閉邪者何事卽有陳奏不過諭改一規條更一律卽是即可爲久安長治之大猷乎朕廣開言路而科道所奏亦不過摭拾瑣碎

無裨政體卽有一二人言可採取者要亦意在立名或期朕之見
知以邀超擢此輩不必擢之公輔但得僉都御史副都御史等職
便已緘默不言矣此皆爲身家之念草視國家之事輕故也朕幼
讀詩書頗諳治理御極以來無日不思措天下於郅隆今起視天
下太平果有象乎八旗生計固患不足然但思八旗富足所見亦
小天下百姓與八旗何異俱當熟計而深籌之其所爲根本之計
安在從來教養兼施而教卽寓於養之中今家給戶足尚且不能
何云禮教豈此夥員教官管轄秀才便可爲教乎況前不能管轄
秀才之教官亦不少也目今生齒益衆民食愈艱使猝遇旱乾水
溢其將何以爲計我有臣不及時籌畫又將何待歲月如流迄以
無成乃曰俟諸後人不幾爲大下後世笑乎似此因循苟且之習
不改竟與鄉原無異若聽爾等爲鄉原則朕亦一鄉原之主矣朕

實報焉爾等年齡大率多長於朕更事較深其互相諭揚悉意遠
思務爲可久可大之圖不徒以循分供職爲事則庶幾大臣之
風而有當於持盈保泰之道矣○癸亥上櫟耕耤田○丁卯諭
朕自御極以來廣開言路虛心納諫其言之是者不次超擢未是
者亦曲予優容科道官當體朕心於國家綱紀政事利弊官吏賢
否用牛休戚一一據實指陳方有無恭厥職乃韙勉諭言者固不
乏人而或者以訐爲直務自以爲名高而朝廷卒不獲其益者亦
復不少此皆用職其人官不稱職朕亦不能辭其咎也夫言官爲
風紀所關若止爲身謀則將來或因何分門樹異或因以植黨營
私必至惑人心而搖國是更冊所垂足爲殷鑒古者諫無專官故
進言之路張三代而下始設官面責之以言然如馬后陽城之起
布衣而爲御史其事猶可風也茲特降諭旨著大學士九卿擇其